

存在與時間

觀賞華安瑞 (Andreas Walther) 的攝影作品，立即給人一種「非人間性」的感覺，也就是一般人說的「寂寥」、「蕭條寂寞」的氣氛，他的攝影題材全都是風景，暗自枯榮的小花叢；人煙罕至的枯葉森林；靜靜的長河，時間在清風吹起的漣漪中游移；苔痕與草色不知何時開始就在那裡了；闌黑的夜裡只能藉著微弱的天光看到物體……。作品讓我們置身在如此的自然環境中，我們不免發現「人」及其所產生的「文化性」已杳無蹤跡，剩下的就是純粹的自然，就是「大地」及其素材，此時此刻「時間」不知不覺被召喚出來。

這裡說「非人間性」主要是要去掉其中的文化性以及文學描述。但是最微妙的是這種「非人間性」卻是由一個在旁觀看的「人」給呈現出來，因此我們可以確定此人意識還原的功夫很徹底。回到無我、無知識的境界一直都是東方藝術所追求的最高境界，是各種美學描述或禪定境界、哲學的存在論證都在講的同一個東西。

把意識還原，把人和自然大地之間做互換交織的體驗，最具體的就是傳統中國文人畫的各種論述與表現。宋代郭熙的《林泉高致集》說明了傳統中國文人從隱逸的嚮往中開拓藝術，隱逸思想開啟山水畫的歷史，隱逸生活的抉擇來自對現實政治社會的反動，也就是中國政治社會的兩大特色：一、懷抱道德與政治理想而出世經世的努力與挫折。二、懷抱遁世的隱者在社會上所受的崇高禮敬。一位懷抱著理想的文人在官場受到挫折，或被貶或流放，或為了避亂保真提早退休，他們隱居山林，拋棄世俗的一切，終日與山林為伴，直至生命產生了質變，重新認識到真實。他們在詩詞繪畫的美學論述中，不難看到「平淡自然」、「看似尋常最奇崛」、「大抵欲造平淡，當自組麗中來，落其華芬，然後可造平淡之境」。日本 Wabi-Sabi 寂寥的美學，對漸逝生命的審美態度，應是這種美學的變種，只是 Wabi-Sabi 比起文人畫多了一些孤寂和憂傷。

華安瑞來自西方，對於東方的美學有很深的體會，但奇特的是他並沒有隱居的文化背景，另外就是他意識還原幾乎接近純物。把他的作品和文人畫境界的比較，可以發現文人畫不會是純粹的無人之境，空山雖然見不到人，但還是可以聽到人語聲音，其中還是有很深的人文情感存在，倪瓚畫中總有個容膝齋，米芾的松雪圖也一定有供人住的草堂，人與自然之間是「我見青山多嫵媚，料青山見我應如是」的辯證存在，以及「蕭條者形之君也，寂寞者音之主也」的悖論式存在。

既然是還原到接近純物，就進入「存在與時間」了，華安瑞的作品最吸引人之處就是對於時間的刻畫，時間不何時開始、何時離去，過去、現在、未來全都在當刻出現。

潘小雪
台北當代藝術館館長